

百川成海

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濟群的雜家式閱讀

游宗蓉

訪問時間：民國86年6月17日
訪問地點：國家圖書館館長室
訪問者：陳義芝、游宗蓉

走進熟悉的國家圖書館，今天不去一樓讀書看報，也不到樓上看微卷、查資料，倒是循著平日「讀者止步」的陌生門徑，一探其中樞地帶——館長室，準備請國家圖書館的大家長曾濟群先生談談他的讀書心路。日理萬書的曾館長思慮周密，早已把個人的閱讀歷程列出綱領架構，以年歲為經，以所思所感為緯，整個訪問過程就像閱讀一篇已然組織完整的文章，無須費神提問，只待靜心觀覽。曾館長笑稱朋友對於他的讀書方式有兩字評語——雜家，而這「雜」卻是從章回小說起家的。

文學的啓蒙

曾館長談起小時候住在廣東揭陽鄉下，念小學時遇到一位上課很喜歡講故事的老師，在這位老師說起故事來活靈活現的吸引力之下，他開始喜歡讀一些章回小說，雖是似懂非懂，卻也對《西遊記》、《三國演義》這些家喻戶曉的故事起了莫大的興趣。來到臺灣時，正是念初中的年紀。當年住新竹，城隍廟口有個租書店，那時買一枝冰棒一毛錢，租一本書也是一毛錢，他每天跑去租書，正書不讀，盡看章回小說，《紅樓夢》、《儒林外史》、《鏡花緣》都是在租書歲月中看完的。租書多少受到限制，於是他索性自己買書，算算前後大概買了一兩百本的小說。這些辛苦累積的心血，後來大方的送給了一個同鄉，說是開租書店去了，也算是一種因緣吧。

進入省立臺北師範學校就讀之後，擺脫升學壓力，閒書、雜書看得更勤了，讀翻譯小說成為新的樂趣。《茶花女》、《基度山恩仇記》、《獵人日記》、《戰爭與和平》等，這些當年從學校圖書館借來的書，曾館長到今天猶然如數家珍般的熟稔，他尤其偏好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這些俄國寫實主義的小說家。師範三年，除了翻譯小說之外，曾館長也隨興的看看《新聞天地》、《新聞雜誌》，慢慢對法政產生了興趣，而日後的研究與工作也不離法政的領域。儘管如此，從中國古典章回小說到西方翻譯小說，曾館長的閱讀之路卻是由文學開啓的。他認為年輕時閱讀小說的經驗，使他在法政的研究上能夠以人文關懷的精神

做為基礎，進一步思考法政對人的意義與價值；另一方面，在行政主管的職務上，也注重對人的了解，從不同的觀點來考慮問題。這種影響是無形而深遠的。

重效率、講方法的閱讀策略

大學時代，成為他閱讀上的一大轉捩點，因為有感於知識的浩瀚無涯，求知必須透過最有效率的閱讀，方能事半功倍，所以他開始思考閱讀的方法。他認為應當從經典性的著作入手，才可以進而觸類旁通，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成為他大學生活中的良友。

《萬有文庫》是民國初年由王雲五先生主持出版的，收集翻譯了世界名著一萬種，多數是十八、九世紀著名思想家的經典性著作。如培根、笛卡爾的《方法論》、洛克的《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意》、米勒的《自由論》等。主筆翻譯的如嚴復、林琴南、張東蓀等人，都是早年代表性的名家，譯文精簡暢達。這些著作不僅提供了思想的探究，對於文字運用功力的增進也大有助益。在中國的法政著作他也首重經典作品的閱讀，如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柳詒徵《中國文化史》、浦薛鳳《西洋近代政治思潮》等。閱讀經典著作是扎根的工作，把某個類科的經典作品讀完之後，自能觸類旁通，再讀其他一般著作就容易多了。曾館長強調對於經典作品一定得精讀，或許讀得慢，但根才能扎得厚實，讀書是沒有速成的。

曾館長開列的這一長串書單對一般人來說也許太過艱深，但他卻深體箇中滋味。他說當時圖書館開放到晚上12點，開架取閱，十分方便。每天晚飯後到圖書館埋頭讀書是一種莫大的享受。曾館長的「埋頭」可謂實至名歸，他提起民國48年，正是發生八七水災那一年，窗外狂風呼嘯，雨若傾盆，圖書館裡其他同學跑得一個不剩，他卻渾然不覺。直到停電了，走出大門，這才發現全校已成為水鄉澤國，路都沒法走了。

大學畢業後進入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繼續攻讀，這個階段他深受王雲五先生的影響。王先生開設「中國政治典籍研究」這門課，完全按照目錄學的方法來指導學生，告訴學生如何在汗牛充棟的資料中找到正確的方向來收集整理資料，達到以簡御繁的效果，對於這種治學方法，曾館長覺得受益終身。而在西方著作方面，則從大學時代的譯著更進一層閱讀原文典籍，如英國著名法律學者戴雪的《英憲精義》、布萊斯《近代民主政治》。閱讀時他最重視書中所揭示的觀念，直到現在，曾館長教書時仍一再告訴學生看外文書不要為了字字弄懂而苦查字典，要訣在於掌握其中重要的、新的觀念。融會貫通後，提出自己的看法。另外，他也閱讀有關「方法論」的著作，其中有兩本書是

不可不讀的，一本是梁啓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篇，第二本書是德國學者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對學術研究而言，方法固然重要，教學與行政管理也同樣需要了解與運用適當的方法，曾館長認為研究所階段注重方法的閱讀方式，使他日後不論為學或處事總是條理明晰，注重問題的思考與解決，獲益非淺。

宏觀博覽的閱讀習慣

王雲五先生常說兩句話：「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為學要如群山峙，一峰突出眾峰環。」在為學之路上，曾館長始終銘記不忘。對於專業領域誠然要求其突出，但如果一味求精求深，卻有失之褊狹的危險。廣博的知識，可以培養開闊的視野與胸襟，見人之所未見，容人之所不能容，這才是為學的氣魄。在王雲五先生的啓發下，曾館長以宏觀博覽入手，養成了閱讀叢書與工具書的習慣。

他大學時代常看的《萬有文庫》就是叢書性質，這一萬種世界名著包含的種類極多，文、法、理、工、農、醫，無不俱備。另外，文星書店出版的《文星集刊》也是部小叢書，主要收集了20世紀思想、法政方面的著作。曾館長認為叢書彙集了某一門類的知識，閱讀叢書，有助於對某一類專門知識做綜合性的概觀，掌握其中的重要論題。除了叢書之外，曾館長也勤於翻檢工具書，不論是一般性的，如大英百科、世界百科，或是專門性的，如音樂百科、運動百科，工具書可以使人廣泛吸收各方面的知識，不僅開展了自己的見聞，懂得工具書的利用和查閱，更是研究學問或深入閱讀時不可或缺的重要利器。

曾館長曾經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從事出版事業的相關工作，這段經歷得追溯到幫王雲五先生校對開始。王先生出了很多書，但他那筆龍飛鳳舞的草書卻讓出版商吃足了苦頭，曾館長當了王先生多年弟子，對老師的字跡自然熟悉，也就理所當然的負起了校對的責任，因此常在商務印書館走動，往後的出版生涯，算來倒是從校對起家的。如今回顧從事出版事業的經歷，在那段時間裡，過去閱讀叢書與工具書的習慣其實對他的工作理念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在正中書局擔任總編輯時，他主持編輯了許多叢書，如《工商管理叢書》、《法律叢書》，《醫藥保健叢書》更一口氣出了20本，在民國60年代可以說是大手筆了。又和司法行政部合作，收集了民國39年到65年最高法院的判決，編成《中華民國裁判類編》，計64大冊，成為法政研究與實務上的重要工具書。此後在幼獅公司擔任總編譯兼總經理時期，則出版了《幼獅少年百科全書》、《數學大辭典》。民國75年開始擔任國立編譯館館長一職，他將國立編譯館定位為國家

最高編譯單位，不能把編教科書當成唯一的工作，而應該傳承文化，有計畫的生產知識。五年之內，他大力推動叢書與工具書的編輯出版，如《教育大辭書》、《力學大辭典》、《環境叢書》、《中國文化叢書》、《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並且有系統的翻譯世界名著，這些工作都稱得上是「耗資千萬，動員萬人」。他認為國立編譯館既是國家最高編譯單位，就應該善用優勢的人力、財力，肩負起一般民間出版社所難以達成的社會責任，而這些編輯叢書與工具書的成果，正是自身閱讀經驗的進一步實踐。

資訊時代的國家圖書館

談起國家圖書館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曾館長頗為感慨，他認為國人利用圖書館的觀念和態度著實有待加強。今天資訊科技已經高度發展，只要安坐家中，有一臺電腦，透過網路，即可自由運用各圖書館的資源，不論是做學術研究或是深入探討某一論題，十分方便。但是國人總把圖書館當作K書中心，或是讀報紙、看雜誌的休閒場所，使圖書館中豐富的館藏資源無用武之地，實在可惜了。

曾館長認為圖書館是為服務知識而設，除了典藏書籍資料之外，更要把這些文化資源提供大眾利用。尤其在資訊時代，如何讓國人更加方便迅速的運用館藏資源，是當前的首要工作。因此他大力推動「無牆圖書館」，把館藏資源數位化、資訊化，希望能讓大家「閉門家中坐，盡讀天下書」。

儘管資訊建設的重要性早已形成共識，然而令人感嘆的是，一般所關注的焦點都集中在硬體建設上，卻忽略了資訊的內涵。曾館長舉出統計數字，全世界國際網路上所流通的資料，百分之八十五是以英文呈現，世界上的中文人口有10多億，中文資料卻只佔百分之三，實在少得可憐。去年他到古巴哈瓦那參加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大會，古巴的高速公路是六線道，建築雄偉，但是公路上行駛的是如我們40年代鄉下隨處可見的拼裝車，或是破舊的小貨車，一些衣不蔽體的貧民，趕著豬、牛，在上面遊蕩。這樣的公路建設，意義何在？同樣的，投資了百億千億架設資訊通路，如果流通的全是些休閒娛樂的訊息，完全無助於提升國人的知識文化，也是虛費。有感於此，國家圖書館正加速進行中文網路資訊的建立，除了各種目錄檢索系統之外，也積極發展全文影像資料庫，以方便讀者閱覽全文。面對快速變遷的資訊社會，圖書館不僅要更有效率的傳輸圖書資訊，同時也應該扮演資訊領航員的角色，分析資訊、整理資訊，並引導人們運用資訊。而現代的讀者，如果不懂得利用圖書館的各項資訊，是個人的損失，更是國家的損失。

多給自己一點挑戰

在主持國家圖書館的繁重公務之下，曾館長是否還留有一些靜心閱讀的餘裕呢？他笑著搖搖頭，「實在太忙了」，隨即又正色說道，聖嚴法師有句話「忙人的時間最多」，再忙，也得抽出時間充充電。幾年前他皈依農禪寺聖嚴法師，開始對禪學略有涉獵，《菜根譚》裡有句話：「風來疏竹，風過竹不留聲；雁渡寒潭，雁去潭不留影。」覺得這兩句話用在讀書上，大有深意。讀書要讓腦筋能「空」，不要執著於已有的知識，這樣才能有最大的容受力，不斷吸收新知。因此他的本科雖是法政，但也因為工作上的需要，接觸了不少資訊方面的新知。他強調人不能畫地自限，只看自己熟悉的東西，應該多給自己一點挑戰，探探不同的領域。

從章回小說開始，曾館長的閱讀之路走來無限寬廣，他始終堅持為學求知當以廣博為基礎的信念，朋友雖戲稱他是「雜家」，這「雜」毋寧是廣納百川而成的大海，任他在其中自在涵泳，永遠保持思想的活力。

• 本文轉載自民國86年7月28日聯合報41版，由聯合報副刊、行政院文建會聯合策劃之〈點燃知識火炬：閱讀之旅〉系列文章之一。

[Home](#) | [回上一頁](#) | [館內出版品](#) | [資訊網路系統](#) | [網路資源](#) |
[編目園地](#) | [公佈欄](#) | [網路服務示意圖](#) | [意見箱](#) |